認識風險社會四部曲之三

從工業化到全球化，
舉世皆然的困境。

全球資本主義興起：

在全球化與國際間科研競賽下，許多高科技產業具有領先地位的廠商，所投入的研發經費及人力，甚至超越小國家的研發經費，擁有全球市場通路的競爭優勢下，造成了全球科技及全球資本主義的興起。這一種類型的科技發展趨勢，在資訊科技與經濟全球化的推波助瀾，往往造成了「贏者通吃」、「只有第一名，沒有第二名」的狀況，加深國家與國家，或是中央與地方的貧富差距，間接地造成結構性失業和國家財政赤字。

政府管制鬆綁，全球化零和競爭的風險：

在1980年代美國雷根與英國柴契爾夫人推動的經濟全球化之後，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是同時並行的，然而在國家以政治力打開經濟阻礙的同時，全球化競爭機制迫使世界各國開放、解禁或鬆綁具有科學爭議的高科技項目，置科技安全、生態安全、健康安全、社會倫理與社會爭議於不顧，只求佔取全球科技技術的領先地位，取得高科技產業上的經濟優勢。

自由貿易的代價？開放與保護的對立迷思：

自由貿易是早期經濟學的核心理論，包括像是免關稅、消除貿易壁壘、勞力及資本自由流動等，強調貿易雙方可藉由補貼移轉效果，強化競爭共創雙贏。從十幾年前成立的WTO（世界貿易組織）到今日的FTA（各國雙邊或多邊之自由貿易協定），驗證了全球通用的貿易條件難以成形，也同時揭露自由貿易的本質－相互貿易的兩個區域將會走向同一個經濟體。進行自由貿易的兩個區域間，資金、勞力及商品就像在國內一樣自由流動，在技術發展及生產成本上取得優勢，形成「大者恆大」的產業環境；締結貿易協定前，為了避免國家失去核心競爭力，通常會檢視國內產業的優勢，擬定中長期的經濟戰略，認清國家在自由貿易區的市場定位，才能確保國家在自由貿易的洪流中不被邊緣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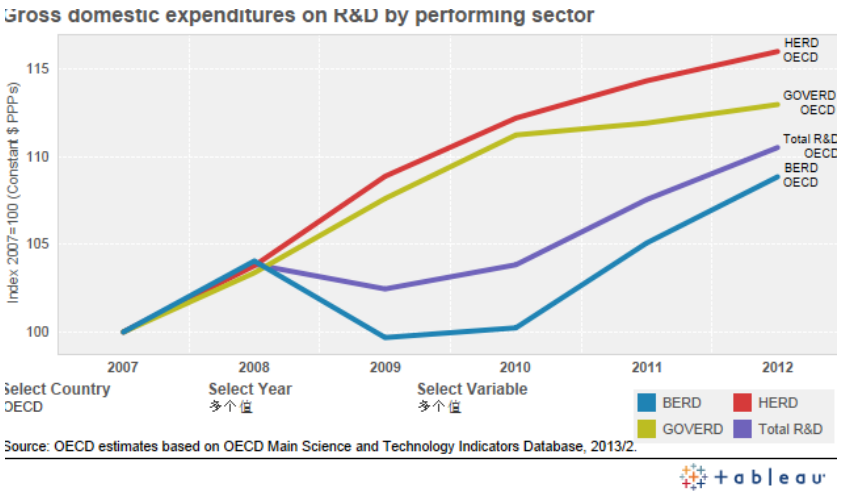
今日的貿易協議已不同於過往歷史的「降低關稅」，在各國關稅降到很低的現在，自由貿易協議的重點早已轉向「非關稅障礙」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去管制」問題；然而「去管制」的風險是由所有民眾一起承擔，許多的「管制」其實就是基於「公眾利益」而形成的法規，例如像是保護消費者、勞工或是自然環境等等價值，當「去管制」的代價遍及全國民眾，政府是否透過民主程序檢視查核？是否已經準備好把「公眾利益」以及「商業利益」放上談判桌？或許我們在進行是否「開放」或「保護」的考慮前，要先考慮更複雜的「跨領域風險」及「跨界風險」，不僅涉及經濟層面的風險考量，更是包含外交、政治、社

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科技趨勢圖：

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（OECD）主要科技指數的趨勢圖，圖表中藍色線為企業研發經費，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。

參考來源：http://www.oecd.org/sti/msti.htm

會、安全等跨領域風險，以及價值選擇、社會信任、社會形象、經濟消費意向等跨界風險，在面對因素複雜的問題時，我們需要跨領域、跨界的治理整合機制。



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科技趨勢圖

全球化下勞動市場的改變，成本外部化的風險：

透過全球化發展的科技資本主義，將全世界納入尋找廉價人力、低成本能源的採購版圖，無法跟隨資本外移的當地勞工必須承受產業外移的負面影響，結構性失業問題大增，失業者不但失去了工作機會，也失去在社會中獲得他人認同與社會角色定位的機會，在國家提供的勞工保險體系也處於不利的地位，甚至被排除；另一方面，全球化所帶來的產業外移，重組了整個分工體系，傳統上應該由企業承擔的勞工責任，轉嫁為政府來承受，國家必須投資鉅額資金在勞動訓練、失業補助、勞工保險等社會福利制度上，造成了鉅額的預算支出以及財政負擔，在無任何開源性質的財政政策搭配下只能債留子孫。

經濟發展的迷思？從工業文明到高科技文明的風險問題：

風險的層次有兩種：一種是工業文明的風險問題，另一種是高科技文明的風險問題。在工業文明的風險階段，風險存在於工業生產過程中，累積並持續對自然環境的破壞，然而工業文明時代中，對經濟發展所抱持的單線思維，直到進入高科技文明時代，依舊繼續被維持甚至是強化，進一步轉化為全球生產、全球市場。風險問題的範圍也逐漸超越既有的疆界，從局部地域問題，發展成全球的問題，例如：全球暖化、氣候變遷、生物多樣性危機、全球水污染問題，都逐漸由工業文明時代的區域污染問題，擴散為全球性的風險問題。

在高科技文明的風險問題中，由於科技的影響力是既深且遠，因此造成的風險波及的範圍越來越廣、頻率越來越高、影響越來越深。例如：基因改造科技、基改農作物或基改生物對於自然界究竟有什麼影響？目前無從得知，對於人體健康的影響到底有多深，也尚欠缺科學證據來證明。

因此德國社會學家貝克(Ulrich Beck)批判，科學家把人類社會、地球當成了一個巨大的實驗室。像是最近經常發生的霾害以及PM2.5空汙問題，已經造成了跨國的污染；當年歐洲的狂牛症疫情，今日的奈米科技對人體及自然環境危害等等，都說明了現代風險問題，與工業文明時代的風險已有所不同。